

问题：说服他人的能力太强怎么办？

人对人是有操纵能力的，其中最主要的操纵能力就是说服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你可以以相当大的概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人的立场或者态度。这在很多人心里都是梦寐以求的能力——不知多少人在想“要是我能说服任何想说服的人就好了”。

但如果你真的有了这种能力，你才会发现这个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重担。

因为你会干预到人的命运。

举个例子，通过抑恶扬善，你完全可能说服你侄子从理科改学文科。通过巧妙的剪裁资料和安排时机，你完全可以说服某人恋爱 / 分手 / 结婚 / 离婚。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轻飘飘一句话就让人对自己的工作左看右看都看不上眼，最后不能不跳槽。

当你真的有了强大的说服力，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神奇梦想，而的确的确是伸手就可能触及的果实，这会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首

先，你是否打算承受这其中的道德压力？不要用“人的命运应该自己负责”来推卸责任，假装这种压力完全不存在。因为即使你毫无责任，人家听了你的而要面对某种艰难——尽管那种艰难很可能是必要的而且不可避免的——你也毕竟是导致这种艰难的原因之一。

如果对方因此有所怨言，你要怎么面对？

是的，从法理上讲，你没有任何责任，甚至是埋怨的人自己没有为自己的人生负全责，过错在对方。但是你毕竟是造成这种令人呼痛的重大困难的原因之一。

上帝为了保护弱者的缘故，设置了一种本能，令一切直接造成他人痛苦的人，无论有无过错，都无一例外要承受内疚的痛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类自己发明某套说辞将某种制造他人痛苦的方式说成完全正当的。这种说辞势必将发育成“无需内疚的奴役手段”。）因此，你不要指望“法理上没有过错”就可以逃过这种心灵的痛苦。

这一点，父母在管教子女的时候都自有感同身受——我教 ta 这样那样，将来 ta 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不顺利、感到绝望和痛苦时，我虽然可以自我安慰“天下哪有完美的父母，我已经尽力了”，但怎么可能因此就心安理得，毫无自责和痛苦？

甚至可以说，找寻这种“我在法理上没错”的理由对这个痛苦几乎没有消解作用。久而久之，父母们都懒得找了——找了也一样痛苦。

开口说服人，就必然要不可推卸的背负他人的命运。他人命运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只要知道了，你就必然要负担一份。你说服的事情越重大、越根本、影响越全局，这份巨测的痛苦可能也就自然而然的越大。

不要想逃避，因为没得逃避。

所以，开口说服人，必须有充分的、值得扛这份痛苦的理由。

实话跟你们说——如果这一点都没体认到的人，也很难有真正的说服力。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值得背负痛苦的理由”存在别的方案。

其中之一就是通过系统性的组织方法来加以回避和消解。

说得直白一点——所谓心理咨询师的督导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借助组织庇护、同侪安慰来消解这种痛苦的机制。它大大的加强了“这不是你的错”的安慰强度，增强了咨询师对同等强度的关切心的钝感，使得 ta 们变得比较“耐久”。

另一种方法，就是获得足够的物质补偿。痛苦既然不可避免，那就把补偿金拿足，免得枉担了这份折磨。

好歹是个安慰。这也是很多靠说服力为生的人对抗痛苦的基本方式——抱团互相说服“这不是你的错”外加“适当收费”。

如果你不打算走这条路，就只有另一条路——靠愿赌服输甘愿承受痛苦的志愿、识别有独立人格者的眼光，辅以保守而被动的表达来管理这种痛苦——严格依此顺序。

甘愿承受痛苦的志愿是绝对必要而优先的准备。

因为没有任何办法——放弃幻想，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靠什么智慧摆脱这种负担。

甚至，想要彻底摆脱这种痛苦本身是不道德的。

先接受这痛苦，再管理这痛苦，你也才能真正有效的管理这个痛苦。如果你管理这痛苦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拒绝这个痛苦，你的管理注定会让你走向前一条路，并且最终会迈向尝试靠彻底泯灭良知而“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利润”。

在接受痛苦的前提下，你要学会识人。默默观察，看人是不是能清清楚楚的知道听取别人的意见决策的责任仍然完全在自己。

完全为自己负责、听了任何意见而出了任何后果都仍然知道无人可以责怪，人就成了自己的王。

只有经过再三观察鉴定被确认的这种王者，才有资格得到你额外的考虑。遇到刘备你才能做诸葛亮，大部分人没注意这点，ta们遇到了曹操，变成了杨修；遇到了袁绍，变成了田丰——其实这时ta们本应该做徐庶。

不用说，“刘备”是极其罕见的——如果出现在很年轻的人身上就更是稀少。你如果觉得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只会是因为你评判的标准还过于天真和宽松。

于是绝大多数时候，你要靠第三种办法来管理问题——就是“不问不说”。

要么把各种分析和意见放在大路上，随人自己搜寻和拾取；要么只对公众而非具体的个人的问题给出意见。

因为前者是完全被动和无知觉的而后者是非个人的，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于主动干预ta人命运的负担。

---

其实，最奇妙的一点是，真正能撼动人心的所谓说服力，并不是来自那种舌灿莲花的口才和博闻强识的智慧。仅仅只有上面两条的人，常常会发现ta们的“说服力”有多强，人们的警戒心就有多强。这种警戒心常常可以无视一切雄辩，甚至压倒基本的理性判断，去消解基于绝对逻辑、来自基本理智的强制力——你说得都对、且无法辩驳，但恰恰就是因为这种无法辩驳的强制力，反而令对方提起十二万分的警戒心——“我找不到破绽，看起来都对，但我绝不轻易采信，因为那更可能只是因为我笨，而不是因为ta对”。

真正的说服力不是来自于万人的方言，也非天使的话语，也非来自先知讲道之能，或明白各样的奥秘，甚至并非来自全备的信，或者移山倒海的成就——那些所达成的，只是被贪婪和崇拜蒙蔽的盲从。

真正能造就人的“说服”，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它只会是出于

爱。

编辑于 2021-05-20

<https://www.zhihu.com/answer/1406379618>

---

评论区：

Q: 我走大家的路，穿大家的鞋，感受旅途的疼痛，慢慢自己也能从容漫步。复杂的肌肉记忆，疼痛教训还是留给养老院吧。假如是同道的旅人，我愿搀扶，愿递水。假如他流连风景，我也不贪图他相伴，祈愿他享受。数不清的偶遇轮回，让我相信无论是哪条路，我们都会在终点相见。

Love & peace Never too late.

A: 小算盘打的叭叭的

---

Q: 然而这个世界上存在即使伤害他人也毫无愧疚知心的。以极端的父母为例，青海苏丽案件。不过这些人似乎都有一个特点，因为从未把被他们伤害的人视为和自己一样的生物所以觉得毫不在意。

---

Q: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铙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

Q: 一旦知道一些事，闭嘴沉默和开口说服，这无论怎么选其实都痛苦，逃不掉的。

前者一样也会拷问自己的良知。

---

Q: 要成长到别人冒着被误导的风险来请教，要成长到即使意识到被误导也应该自己完全负责。

优秀的管理者必先自我管理，一个王必先是自己的王。

---

Q: “完全为自己负责、听了任何意见而出了任何后果都仍然知道无人可以责怪，人就成为了自己的王。”

---

Q: 我对于有说服力的人承受着巨大痛苦的说法十分赞同。我不自谦地说一段关于我自己的事，我在半年前发现我对于制作“罐头笑声”的能力与质量在圈子中几近无敌，甚至连我某些年过 50 的职场老油条亲戚也会被我的罐头笑声所带去一种虚妄的欢乐中。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种卓越的能力，并为此感到欢欣。直到前阵子我开始发现朋友跟我能分享内心真实感受的珍贵，罐头笑声会是他们向我流露这部分情感的巨大阻碍，我感到痛苦，因为我的独特能力让我离我想要的东西愈来愈远。希望答主能看到一条冗长的评论，为我指点前路，若过于困难，可不必给出具体的做法，启发性的言语即可。感谢

A: 罐头笑声是啥？为啥希望别人流露情感？

Q: “罐头笑声”一词源于《影响力》里面提到的一个概念。原意是，在脱口秀表演等电视节目时，节目组最初便制作好的一段听起来很假的笑声，在节目中将其穿插在各个段子或梗之后，以求做到引导观众笑的目的(据统计，经过播放这种许多人觉得一听就是假的罐头笑声，现场在发出笑声的比例明显比不播放要高。但这种的变化大多是因为人们对不确定环境的从众，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奇怪，真情实感甚少)。关于我想看到更多他人真情实感的流露的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我觉得真情实感是最能打动我的，也是于我而言影响较为“隽永”的。我有一些家庭环境极好的朋友，他们分享的物质上的优越确实会惊艳到我，但这种感觉留在我心里时间很短，看多了也觉得平常，变得麻木。而一些朋友用平白的方法(大多只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不直接说爱)偶然分享的内容透露出极强的爱，给我留下的印象与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强烈，我大概好几年都没有忘记当时看到后的感觉，这也是我目前认定的在生活中最真实、动人的碎

片，我想留住却由不得我留住，现阶段只能不断地看别人流露，才能满足我内心这部分需求，尽管这样的需求更像是一种上瘾。ps 近期的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没能在社交网络上(主要是微信)看到能透露着爱的内容，让我十分沮丧，切实的说，我有些想逃离社交网络，因为近来我看到的太多都是表面的、不算真实的，这仿佛让我从侧面看到了生活的残酷和人的伪善(纯脑洞，不保证我这么说能向您准确传达到我想表达的意思)最后 能被您翻牌真是太开心了，我一直很喜欢您的内容 hh. 第二部分的分行不小心打掉了(手残)，看起来有些费劲

A: 你真正不会失去的，是隐含在冥冥世道里的那一位对你的爱。

人类的爱是不堪你的厚望的，也是无法做任何苛求的。使用各种方法，希求人类多爱你一些，最后的结果基本都是会让你痛苦失望，而非得到满足。

唯一的出路是看懂那一位的爱已经足够了，而且让你自己有多余的爱可以分给 ta 人。

你对人的爱有了，人对你的爱就轻松了，也就多了。

另外，你回复自己我是看不到的

---

Q: 有时候都不是我去对别人说了什么，而是我对着空气说了什么，对方就用上了。他妈的怎么这么拿我当回事，要真理解我的意思就算了，你不要边曲解边用啊。着急。越来越不敢随意表达，不知道会影响到谁。

---

Q: 同意其他但是“直接造成他人痛苦的人，无论有无过错，都无一例外要承受内疚的痛”也有很多伤害到他人却以此为傲，把这个当做自我价值来看，不如说这种惶恐到放弃为人的才是多数。怂恿自杀、PUA、“人格咨询”，然后炫耀，出事了也只会因为害怕舆论才沉默。要是“直接”的定义严格一点，直接煽动孤立、身体暴力他人的，要说那其中一点后悔也没有的人，也是存在的。(不会回避、不会找借口说被欺负的人错，而是爽快的承认自己就是喜欢)要说放任这种心态不加忏悔会使他们最终导向毁灭——又有种“恶有恶报”式思维的嫌疑。我可是真诚的体会过、真诚的熟悉这种“纯粹的恶的享受”真的存在这种善良过度的机制吗？人真的会有这么高等的同情吗？真的会有（而且把扭曲的我渐渐引向正轨），但也许只是一部分人拥有罢了。

A: 那些人是病人，自然会因为病理性的失调受到别的恶果。

---

Q: "爱是对我们所爱对象生命和成长的积极的关心。"请问您怎样看这个定义的？

A: 这个到后来很容易反目成仇。

只是说起来很美丽。

健康的爱是一种对自己不配得的幸运的还债。

---

Q: 原来咨询师督导系统是这样子的

A: 还多一个传授经验纠正错误的功能。

但是强化信心、消除焦虑是根本目的之一。

---

Q: 这个内容不错啊，为什么会被折叠

A: 因为我先写了个挖坑待填

---

Q: 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作者的知乎号分享给别人，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因为作者的文章确实有能力深刻地改变一个人。而且在这个考虑中，也发现了我实际上是秉持着“自己身边有多一个这样的人就好了”的想法，不得不说是一种自私。

回想之前刚开始接触作者的文章的时候，遭遇过一段思想上的阵痛。当时虽然看过作者的这个文章，但是内心在面对痛苦的时候，也有过“我为什么要看到这个人的文章”和“这个人要为自己的痛苦负责”之类的想法（hh）。现在的想法更多的是：既然无意之间看到作者的文章，那自然就是天意，顺天而行就好了。而且我当时实际上是做出了自己能从作者的文章中受到很多益处的判断，只不过是我不曾观察到这个潜意识判断，或者说是为了避免再将造成自我痛苦的责任归咎于自己而隐隐忽略了。但现在我有时候仍然想不再看作者的文章了。

但总的来说，我现在挺不错的。当然，也厚着脸皮说“请作者别担心我[害羞]”。

人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有质量的错误。学生受师者教导，根据师者所教授的知识行事而遇到挫折、遭受损失，在人的一生中是必然的。因他人错误的教授而迁怒于师者，容易导致该师者和观察到这种迁怒行为的人决定不再教授。因为风险太大，并且这个风险必然现实化。教你，不仅要这些知识被师者自己“肯定”在实践中不会带来损失，还要保障你的理解不出现偏差。但人仅能够相信所教授的知识是有效的，无法保障自己所教授的知识是正确的，也无法保障你对被教授的知识理解不出现错误且不遭受损失。

人来到必然存在的知识盲区，就需要他人的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在处理这种情况，我们选择相信医生的诊疗，选择相信建筑师的设计，选择相信各种各样人做出的决定。根本上讲，只要使用人提供的服务，就必须要为这个错误买单。你不买单，就要自绝于人类社会，就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因此，原谅师者的错误是学生的德行，或是师生关系长期可行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这是人尽到了原谅义务，免了人的债。选择原谅师者的错误，意味着教授你这个学生是一种净收益。观察到你这个学生的这种原谅行为的人，会更乐意教授你。即使你资质不高，但净收益再少也不会有人嫌弃。但这不是说，人不能选择老师。其实人想要尽量减少这种错误教导带来的损失，更需要挑选一名“好”老师。

当然，原谅他人错误的教导本身是一件非常困难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错误带来很大痛苦的情况下。似乎只能靠提高原谅的能力，和发现原谅所带来的益处来解决。这是一种对乐观的研究。

不过不得不说，“人能提供的只是一种有质量的错误”这个论述实在是一个 pro max plus ultra 的智慧。就我目前的发现，这个论述除上述师生伦理关系外，还至少能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通过揭示人的有限性来克制人的傲慢，但以一种现代性的宣誓维持了人类这个群体的乐观。2、能够将前人已取得极大共识的学术研究结论，解释为一种具有极高质量的错误。不仅能够避免浪费时间，比如永动机，还能保持乐观的学术态度。3、将“有质量的错误”这个概念引入到补强理论中来，也就是将他人必然错误的观点的质量进行高低标定。然后，观察自己对于他人观点质量的潜意识判断，以这种潜意识判断为最低值，然后将他人的观点往高质量方向解释。如果有补弱的惯性潜意识，这种方法还是不错的。至少笔者的实践结果挺不错的。

A: 善哉

---

更新于 2023/4/19